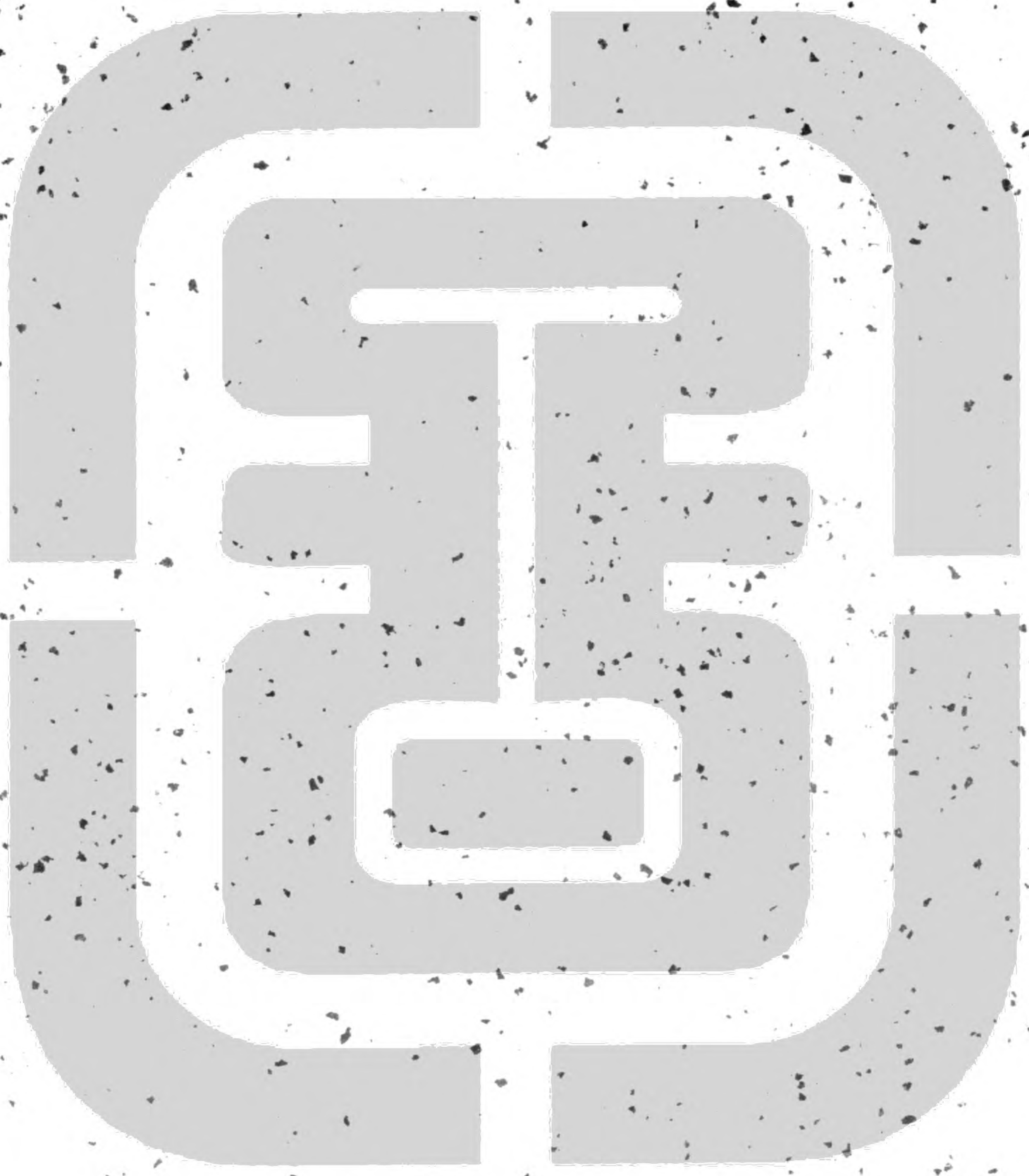


121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 林侍讀李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拒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墜膺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常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

史瞻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朕代滅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比肩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矜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朕以上字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且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欲未滿出賣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訟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瞻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諫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暉於峯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

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
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快
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
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
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越二州志憤卒于道年
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
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長錄事以善書直鳳閣
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九鼎鼎其筆也景龍
中爲苑惣監會討常氏難

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
公實封五百戶發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
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
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
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幽求並以
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
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
帝泣曰陛下忘曩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
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側
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十年踰八十

以官書時卒紀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
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
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頌時饋獻
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數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
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
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肯延爭切至
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
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
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帝崩

常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
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
難尔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
有後憂及帝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
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
相忿競罷政事為葵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
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
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
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柰何日用曰度
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

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為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警焉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為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二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贖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服送喪贈史部尚書謚曰昭再贈

荆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實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曰知字子駸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劫方判官以健友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昌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闈畿蜀調授荆州長史四遷京

北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穀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曰知微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襄

王瑒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駒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瑒義其為即與周環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云

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其傭人以其嫁之厚給以貲瑒亦賴以濟嘗示瑒自言本未主人厚齋使還長安云示為太子問海獺常杜間怠休樹下瑒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後偃坐以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和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瓘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長弋獵垂尊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人字正德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傑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

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
勢重天下琚是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
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現怒曰在公
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
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帝氏躬行
絨逆天下動搖人思季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
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
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
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
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人義去之

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搆謔里有
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愛可
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曰幽求入游琚曰
臣善丹沙且工此詭隱願比優人太子喜
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
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
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愛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
謀益甚幽求曠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隔謀
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
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

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謀召郭元振升
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萬
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
岑義盡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
於內安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
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雍國公守一太常
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
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
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四皆一牀帛十第一區
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琚尚宰相每見

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
亦使尚宮勞琚母資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於
帝曰王琚麻嗣宗皆縱橫可與稱優危不可與
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
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大真以北諸軍
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
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勳至天寶
時為其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
數百萬待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既失志
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會家飲謔

唐藏鉤為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
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
疏往復以譴詰留落為慊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
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賤江華公貞
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
希奭縊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為中書侍郎母居
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
攻城野戰勞以誦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
墓無父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寤應元年贈太子少
保大平之誅張暉召還為大理卿封鄧國公等封

戶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為
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
再為羽林大將軍二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
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晤嘗還鄉上冢
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
者賜賚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
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
監俱列榮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
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

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簞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為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犬狗等以不旬歲至大將軍祗日二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

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楊而坐帝暫不見惴惴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摠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奭先等數討事毛仲始見飾權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莫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媿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倍時尚麥首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畝嚴道棘

僮千口為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
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
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
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
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及與烏福
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
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
倚杖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
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許意即侮諱以氣凌之
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

一上所賜皆有國邑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為
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
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
為意今以嬰兒見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
曰比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
仲移書太原索申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
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福順壁州守德
嚴州盧龍子唐也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
州並為別駕負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
坐數十人有詔謚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

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
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
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
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為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
以溥篤自檢帝嘗欲幸號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
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
出游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游願歸
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
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
帝西內玄禮少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周之智瑤之辯皆足
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
不用其奇則默然不痛誠不可與其治平哉姚崇
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
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一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曹宗 祁奉 敷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
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官言命將用兵
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
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
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
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鄂陵之奔陸機

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
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
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
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
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
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
故漢拜韓信舉軍驚吳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
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
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
夫以廣之才夫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

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
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
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西吳亮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
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
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
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
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
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三人無常俗政有
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
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

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
控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
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
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
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
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
陽不和握士為相鬻貂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
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
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

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
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
本非疆敵而薛仁貴耶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
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
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二二人乎夫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
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
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
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
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亦負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

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
不可以欺安有偶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
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
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
所由王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
斬一亭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
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
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
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
邀乾沒太宗棄之都而後征高麗摠管張君乂不

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勳之罪多於玄景仁
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
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入臣
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
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
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
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
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卒之資
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
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

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
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智筭取之
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
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
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
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
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
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
隱不三年人閒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
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強

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
耗虜勇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
字直中書省儀內供奉遷監祭御史帝嘗從容曰
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
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
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顧已無
及元忠曰劉臧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
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怒遷殿中侍御
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備
將雷仁智為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

曰公必示空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
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
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
乃部公進討時故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
請先擊下兩下阿賊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故業必
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
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故猷博徒不知戰
且其兵身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持江
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
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

敵之疆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
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
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
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
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
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
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
既而隱客呈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貴州復
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
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

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嘗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取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

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戢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曰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

后寤其譏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
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
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妻女元忠裁可
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
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家詔宰相
相諸司長官相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
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
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
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
都尉當何名主志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學子尚

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
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
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按殺之後莫敢言王
同收謀誅三思不克反被誅元忠居其閒依違無
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
傾望異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
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
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
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

國之興三鬻鬻焉太子夫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
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
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
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
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
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
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大
夫之職今公主主能開府置更以及女處男職所謂長
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
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綱索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

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
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
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
患禍未之有也今僂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
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
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
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
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
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甚洪有言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淫高第賢良各如蠅
此朝廷五矢也隨賢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
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是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賢乃亂齊伊及敗宋君側之人
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
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令大君中興獨有閹豎
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縮青紫
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矢也古者
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
實須軍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泐崇峙觀無山

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
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
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矢也官以安人非以害
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
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
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閒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
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刻自私人不聊生是下
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貪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
情自以負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
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

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
備惟其人此言正負猶難其備况負之外乎此朝
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
帝官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
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
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
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
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
天下之臣不可不還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

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
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
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
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
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
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
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耳
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
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
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

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安等引台衛郎將姚廷筠
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
李嶠皆希順楚客傳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甲
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
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
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
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
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
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
僕射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

一百五十一。力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
名貞字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
舉自安帝自迭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
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會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鄭國
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
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
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
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
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

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未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陞元方自

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負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葉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鄆國公賜封二百戶加特進為侍中中宗與皇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資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王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鄆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

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峻邀之拒
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
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
云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
知之王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
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
守戶都會妻薛氏怨婿婢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
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
妻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
宗受遺制而宗楚安書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

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吏赦不
從監察御史郭震去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
皆貶安石為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
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
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
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一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
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
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
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

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數曉乃彊謂為
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清範盡在是矣累除
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舍人與孫述梁涉
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選禮部侍郎陟於銓裁尤長
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
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元遺林遷吏部侍郎選
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
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四言詰
議者必屏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
視僚黨警然其送道詎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季

林甫惡其名高逼巴山山為襄陽太守徙河南採
訪使以判官真錫善訃累復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
號真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郾國公坐事貶守
鍾離義陽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
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
揚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
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
靖草元志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拯由是俱得罪
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第
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

愛死州豪禁共說曰昔張詠被竄唐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瑒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齋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瑒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衛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母有異志有

渝此明聖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麻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在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不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

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
真卿代之吏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
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誼入輔薦為禮
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
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辭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
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
早有名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
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禪之多巨其
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
卒歎曰吾道窮此乎性後縱喜服馬侍完

童列左右常數十伴於王宮主第窮治饑者擇膏
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
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以
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
有楷法陟唯署名目謂所書陟字若五乃木雲時人
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敕子允就學夜
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
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
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顏
真卿以為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主

客負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又無學
拊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
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亦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
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
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
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
陟守河東而從兄白爲右金吾衛將軍縮爲太子
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
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

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
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
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處稱之及述處以諫議
大夫召薦况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
歲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
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
子左庶子致仕卒况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
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
能繼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

卹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
譏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寧明堂凡所
訟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博等所裁討每立一議
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
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
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
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
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縉

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
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豆皆一小祀無甗
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
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又
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
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
長苟可薦者莫文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
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
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
用百有一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一十壘而以

四邊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
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
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
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
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
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邊豆有加不能備也若
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簞豆豈可去而
盤盂盥栝案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筮篋筮由應奏矣
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殿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
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

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
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
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
未麩釀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
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
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藝
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銅俎邊豆簞豆尊壘周
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
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
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

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
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
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
刺有司著于令不必加邊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
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甗甗古器也和羹時
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
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
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邊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
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墨家者流
出於清廟是朝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

昌戶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
舊禮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
盛寶貴典藝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
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絹又請室加邊豆各六每
四時以新果珍饈食寶之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
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
學士詳議絹上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
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
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
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

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䟽不相
爲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意有所未暢且外
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
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䟽降親舅從母一等親
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章述議曰自高祖
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
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
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
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
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

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
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
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
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
奉不可貳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
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
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
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
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
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

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不於公者未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隨矣請如古便揚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祖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太

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二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祖免古有同舉葬緦若比堂姨舅於同舉葬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權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

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
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
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姑
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禮卿
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祖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
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迎氣東郊至
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縮月
奏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縮坐讀
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行累上元三年
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二年祫五年祫公羊家五年

再殺祭一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瑛
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之二年八
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二年喪畢新君之二
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
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
年祫二年禘爾後五年再殺祭則六年當祫八年
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二年喪畢當祫爲平位之
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
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
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

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
喪畢禘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
歲縉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禘祀禮要取數請以夏禘
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縉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足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
中景雲初爲永昌令釐軍數繁要抗不事威刑而
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
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朝康待賓數
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捕疾逗留不及賊

而返俄代王暉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使
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史非其
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
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
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棨車贈太子少傅諡曰貞
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健華原尉王壽皆
爲僚屬後皆爲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
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觀碑爲時絕筆任景遷河
西節度使天寶中功開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維王
綰崔毅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鬣
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
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
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按去小
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
馱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
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
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
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

因規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所
患唯吐蕃與黠戛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
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或陵欲裂十姓地解四
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
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
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
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也戍向三十年力用
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興調發耶善為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令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
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

渾密兩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果
侵今委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
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後斤部落還吐
蕃負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
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令未知利害清實而分裂
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策后從之又言吐蕃
僞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曰鎮專制其國
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
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難聞之漸也

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
弟質浚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
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
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遠至因輟樂拜元振爲
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繞四百里虜來必
傳城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戎城比磧置白亭
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又
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
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穀登至匹緡易數
十斛支膏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徇夷夏

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主祠揚碑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
會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
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
數拜伏不勝美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討殺
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
振不聽堅卧營烏質勒者明日素服往甲道逢娑
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
帳脩牛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勿復事娑葛感
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示

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曷莫訶
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曷莫訶不支元振奏請
遣闕曷莫訶宿衛從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曷
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
厚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
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
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
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葛其錫馬以助軍
既得復歸部落更有闕曷莫訶之即勒兵擊于闐
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崇梵家紀

處納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
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善其諸豪淫淫羅等屬
國自有撫貳故質普南征身領冠冕國中大亂嫡
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瘠財力困窮
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
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忍國家大
計欲為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
得志忠節亦當在賊等股若為後待事我或往吐
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積
恩則分于間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皆

及漢書謂方自嫌阻藉令來我助討者亦何以拒
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
後取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方
不見其便又請問史那獻者直非以可汗子孫能
招緩十姓乎且斛斤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
羅兄俊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國十姓
亂請元慶為可汗辛亦不所能招來而元慶沒那四
鎮論陷中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矣
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俊子僕羅
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

非它其子孫無慮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
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無可汗子孫其效固試
矣獻文遠於其父元人心何繫即附若兵力足取
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寇其
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拔汗那置入其國臣
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田一馬而拔汗那欲忍侵擾
南導士番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
國四百無助若復虔瓘是猶引倭子為敵况今北有
娑葛為寇虞璿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
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

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內建道精御史中
丞馮嘉會持節安撫關隘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
鎮以牛車運粟為西四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
吐蕃併力擊之必為娑葛之使使服知楚客謀報
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西四鎮皆為其有疏奏
駭於是關隘在訶舒河與嘉會言言至為
關隘殺嘉會又奴以呂守素於海城牛無無於火燒
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市不敢動
楚客復表請以元振且以河東郭虔瓘為十姓
可汗置軍焉者以取娑葛為遺元振書且言無

仇于唐而楚客等受賜受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
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詔元
振有罪鬪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委之留元
西士不敢歸京師以悌之得罪流白州而赦其妻
睿宗上又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集回哭送
者旌節下玉門諸王涼州猶八百里城中多具壺
漿歡迎都督味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
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
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

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屯帝
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
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
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
令帝親敵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
嘉慶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
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
起為劍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
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然
手不置一言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

諸院廢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
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往元振云
贊曰魏書皆感榮而奮以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
機會不一引手搆殺邪之謀誠可鄙哉至慶名監
主以柔諸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
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魏書郭列傳第四十七

德